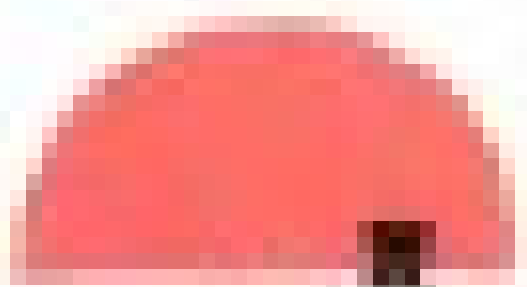


瑪拉沁夫小說選

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為花主人



责任编辑：刘 平

封面、插图：刘学伦

玛拉沁夫小说选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一〇七信箱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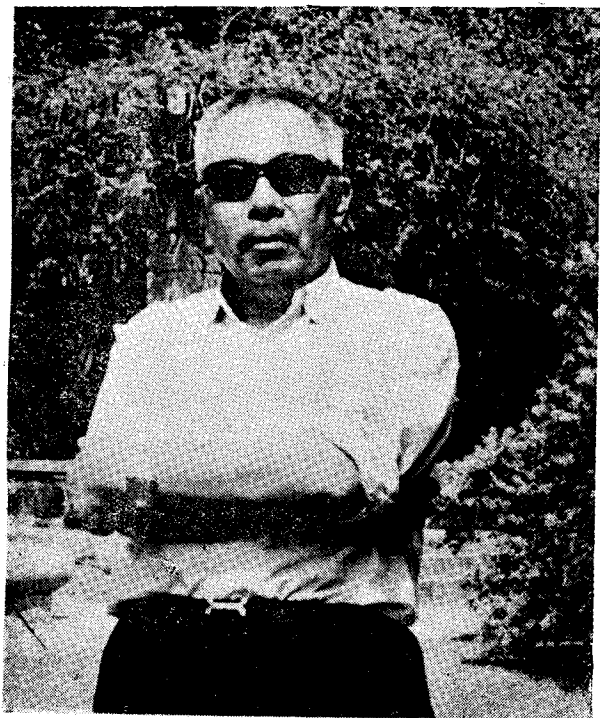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7.75 插页12字数146千

1982年1月第一版 1982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600册

书号：M10140·39

定价：0.77元



玛拉沁夫近照

出版说明

玛拉沁夫同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蒙古族作家，除著有多部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外，还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。收入这本集子的五篇短篇小说和一篇中篇小说，即是他近年来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

《踏过深深的积雪》、《家庭舞会》等，用朴素的语言，真切动人的笔触，塑造了蒙古族牧业局长、旗委书记等人的英雄形象，歌颂了蒙古族人民不顾个人创伤，着眼未来，努力从事“四化”建设的崇高品质；《活佛的故事》，记述了一个被人“创造为神”的“活佛”，摆脱精神枷锁，刻苦钻研，成为蒙古族名医的动人故事；《在墨绿色球台旁》，反映了我国青年一代，勤学苦练，为国争光，勇攀世界乒坛高峰的英雄事迹；《第一道曙光》，是一篇对“四人帮”制造骇人听闻的所谓“内人党”冤案的血泪控诉，赞颂了蒙汉人民亲密团结，善恶分明，同心协力，战胜邪恶势力的豪迈情怀，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生活启示和艺术享受。

目 录

踏过深深的积雪·····	1
活佛的故事·····	16
家庭舞会·····	29
草原的浪花·····	51
满眼春色的草原·····	67
在墨绿色球台旁·····	84
第一道曙光·····	106

踏过深深的积雪

春节前，天气变得格外暖和，冰雪融化，野外大路上，象刚下过雨似的泥泞。空气中散发着湿润的气味和泥土的清香，使人心醉！在塞外大地上，这么早就听见春姑娘的脚步声，确是不多见的。

在战争年代的一位老首长，与我同住一个城市，但平时大家一年忙到头，很少有个闲暇时间，到一起说几句开心的话，抒发一番各自的情怀。特别是我那位老首长 过去一说打仗就拚命，建国以后，一提工作还是拚命，可以说为人民拚了一辈子命！然而，象这样的人，在前几年，也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，关了数年监牢。那一年她刚被放出来，正赶上春节，大年初一清早我就去给她拜年，实际上也是对她的出狱表示慰问，却没料到扑了个空，听她家人说，她到牧区跟牧民们一起过年去了。当时她已被重新任命为 牧业局局长。一个老战士，数年离开了自己的人民，出狱后马上奔到群众之中，同人民共度新春佳节，那种真挚热切的心情，我

是完全理解的。

从那以后，我曾连续三个春节去给她拜年，但她都是到牧民当中去了。她的“老头”，是军区副司令员，每次都是向我摊开双手打趣地说：“我这个当将军的，年年春节还得给她当值班员，有什么办法！”

今年我想别再让老将军为难地重复他那句话了。索性在年三十，提前去给老首长拜年，总是会见到她的。

我踏着泥泞的大道，不由地想起老首长传奇般的历史。在那千里草原遍地泥泞、生灵涂炭的年月里，这位老首长，是赫赫有名的草原女英雄。当时她才二十七岁，身穿一件红蒙古袍，脚蹬一双红马靴，骑的是一匹枣红马，真是上上下下一色红，名副其实的红司令。她骁勇凶悍，双枪双马，指挥一个骑兵纵队，纵横驰骋于塞外沙场，屡建奇功……

红司令名叫洪戈尔，我呢，那时是个才十五岁的小鬼，个子还没有大盖儿枪高，就给她当通信员。

三十多年日月，转瞬逝去，如今我已年近半百，但在老首长面前，永远还是个小鬼。我依然怀着一个战士前去会见司令的激动心情，来到了洪戈尔同志的家门外。

正在这时，一辆北京吉普从院里开了出来。忽然我发现开车的正是洪戈尔同志，好象她也看见了我，很快把车刹住，跳下车来。

她身穿一件皮夹克，脚穿一双黑马靴，有点象飞行员的打扮，威武潇洒，不减当年，如果没有那满头苍苍白发，谁

会想起日月的流逝呢？

我走过去同她握手，打趣地说：“你还是那么威严，可惜只缺那匹枣红马了，我的司令！”

她惨淡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就是那匹枣红马活到今天，我也骑不了啦！现在我可娇气得不得了哇，别说骑马，就是坐吉普车还腰疼！活见鬼！”她的声音在微微发颤。

这时我想起，她不但在战争年代曾两次负伤，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几年前在监狱里腰椎又被打断了两处。我后悔不该提起枣红马而引起她痛苦的回忆，赶忙转过话题说：

“每年春节我来给你拜年都扑空，今年我是提前拜早年来了。”

痛苦的表情，从她脸上顿然消失，她仰起头发发出军人的爽朗大笑，用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如果晚来一步，连这个早年也拜不成罗！”

“你又要外出？”我问。

“走吧，跟我一起到草原上过年去！要不要向你夫人替你请假？你们这些人哪，都得‘气管炎’（妻管严）啦！”

我回答说：“不，我没有气管炎，这几年城里肉食供应少，我得的是‘胃溃疡’（胃亏羊），这病，吃两顿手扒羊肉，就能见好。”

我们又是一阵开怀的大笑，随后她说：“那好，上车吧，牧民专会治这种病。”

我们上了车。洪戈尔同志已经是六十岁的老太太了，但

她从来都是自己开车，我反倒俨然象个首长似的坐在旁座上。

车的后座上放着一件褪了色的红蒙古袍，除此之外，她再没有带别的东西。我看不出她这次外出要去什么地方，多长时间。

“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？”我问她。

“没准，跑着看吧！”

“跟下面打电话招呼过没有？”

她把头一歪，两条浓眉猛然向上挑了一下。我知道老首长的脾气，这是对我说的话不满意的表示。

我赶忙解释说：

“我是说大年过节的，不先打个招呼，怕对人家不方便。”

“有什么不方便！随便你走进哪一户牧民家里，当他们知道你是从城里特地赶来跟他们一同过年时，他们都会把你当作亲人看待。”

这时越野车开始在大阴山公路上缓缓向上爬行。山高风紧，雪海茫茫，与山前判然不同，毫无春意，然而那北国群山的严冬景色，倒也另有一番壮阔气势。

我望着车窗外披着雪衣的起伏山峦，暗自思忖：洪戈尔同志每年到牧民当中过春节，看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。根据我对她的了解，凡是她认定要坚持做的事情，常常带有几分哲理方面的探讨。我想了解一下她的意图，便说：

“到牧民中过春节，看来你是把它制度化了。”

她没有马上回答，看去象是在观察前面急转弯处有无对面开来的车辆，其实，她可能是在斟酌对我的回答。过了那个急转弯的地方，她反问我：

“小鬼，我们搞社会主义三十年了，我们走过的道路，就象这条盘山公路一样曲折艰险，我们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，我们的党，我们这些老党员，应该得到一条什么教训呢？……”

我希望她说下去，没有插话，也没有提问。

“那就是：时刻要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？”

“老百姓在想什么？……”我不由地重复了一遍。

“是的，对我们这样一个在八亿人口的国家执政的党，对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，这个要求不算过苛吧？”她接着说，“过去打日本鬼子，打蒋介石时，我们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，搞土改，民主改革和建国后的一些年，也比较了解，但是后来，我们的有些干部对人民群众在想什么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却越来越忽视……”

她沉默着、沉默着，显然，历史的回忆在袭扰着她。突然，她提高音量，以带有几分激动的声调说：

“过去的事毕竟已经过去了。可是今天，我们搞四个现代化，还念那本老皇历，老百姓能答应吗？在我们面前有多少新事物、新问题啊，蹲在家里你能解决？活见鬼！”

“你就是为了这个到牧民中去过年？”

“是啊，在瑞雪飘飘的除夕之夜，或在阳光明媚的初一清晨，我们同牧民共饮一杯酒，同唱一首歌，在酒热茶香之余，欢声笑语之中，他们不再把你当成‘达日嘎’^①，你的心同他们的心紧紧贴在一起，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己的欢乐与苦恼，追求与理想，这比开什么会议都更能直接地体察民心。”

我颇有同感地说：“只有体察民心，才能听取民意，获得民力。”

“说得对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的担子重啊，它关乎四分之一人类的命运，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，随时发现新情况，解决新问题，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，马克思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会不那么喜欢了！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？”

我的心海被她的话搅得顿然翻腾起来。

“想过！不只我想过，我相信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哺育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想过！多少老干部把头发都想白了！”

她不言语了。

她的心海在翻腾！……

我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我的心海在翻腾！……

越野车已经爬上了大阴山的高峰。狂风掀起雪的烟雾，

^① 达日嘎：蒙语：首长或领导。

打在车窗上，遮住了我们的视线。洪戈尔同志把雨刷开动起来，我从雨刷擦开的扇形透明处，向下眺望，除附近几个山头以外，全被风雪所吞没，迷迷茫茫……

这里是冰雪世界，寒气逼人，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，这被洪戈尔同志察觉了。她忽然停住车，转过身从后座上拿过那件红蒙古袍，叫我披在身上。我推让着请她自己穿上，她还是把红蒙古袍强令我披上，之后，她毫不在乎那漫天风雪，顶风冒雪，开动车，继续赶起路来。

起初，这件蒙古袍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。在一个急转弯处，车身突然摇晃，我身子一斜，那件袍子从我肩上滑落下去，我用双手将它拿起来，刚要重新披在身上时，那件蒙古袍磁石似地吸住了我的目光。

多少年的往事，一齐涌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三十多年前，我给洪戈尔同志当通信员的时候，她就是穿着这件红蒙古袍，象一朵花，不，象一团火似的驰骋于漠北战场上。当时部队生活很困难，我们白天穿晚上盖的都是那身棉军装。洪戈尔同志怕我冷着，每天晚上临睡时把红蒙古袍脱下来，给我当被子盖。

每当我盖着蒙古袍蒙头大睡时，总可以闻到一股布棉烧焦的气味。天长日久，我发现那股烧焦的气味，是从蒙古袍左肩上一个补钉处发出的。我抠开补钉一看，里面有一个子弹穿过的洞眼，周围是一片血痕！……

于是，有一天当司令醒来，我把蒙古袍递给她时，睁大

眼睛察看她的左肩，啊！她的左肩上，有一块紫的伤痕！我幼稚的心灵被刺得痛极了，猛地扑在她的怀里，哭了！

“司令，你受过伤！……”

她好象被我这突然的举动和问话所感动，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光头，安慰我说：

“你看，伤痕不是已经好了吗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告诉你干什么？哪一个战士身上没有几处伤痕？在我们身上有敌人留下的伤痕，很有好处，它叫我们永远记住对敌人的仇和恨，以及这种仇与恨所转化成的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！但是，我们不会因创伤而消沉，不会抚摸伤痕而怯步不前，我们医治创伤是为了战斗，为了重返前线，为了更加勇猛地向敌人冲锋！”说到这里，她顿了顿，平静了一下沸腾了的心潮，用手轻轻替我擦着泪痕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鬼，你一生中也许会受到创伤，但是要记住我的一句话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，不会把眼光停留在伤痕上，他的眼光要永远直射前方——去实现人民的理想！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，只在于此。”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记着老首长这番话。正是这番话，在我后来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候，成了我的精神支柱，使我没有颓萎、消沉、倒下去……

越野车勇猛地穿过高山上的风墙、雪幕、冰坡、云雾，风驰电掣般向北坡驶去。

突然，山坡上出现了几十个人，数面红旗在他们头顶飞扬。

“他们是干什么的？”洪戈尔同志翻身下车，向那群人走去。

片刻，洪戈尔同志带来了一群手持大镐，肩扛铁锤的牧民，向我介绍：“他们是开山英雄！”

“开山？”一想到今天是大年三十，我仍感莫名其妙。

“是啊，据说有一位旗委副书记，在他们大队蹲点，要让老百姓过‘革命化春节’，在大年初一，冰天雪地，开山取石！活见鬼！”

“他还搞前些年那一套……”

洪戈尔同志一摆手，打断我的话：

“哎喉！你别说，这位书记还真辛苦，听说他提前在昨天就搬到山上住了。我们就有这么一些既可敬又可悲的同志，有什么办法！”

我向牧民们寒暄之后，问他们：

“你们开山取石做什么哪？”

“垒草库伦。”一位青年回答说。

所谓草库伦，就是在草原上圈起大片牧场，作为打秋草或轮流放牧的地方。据我所知，现在牧业发达的国家，都用更为先进的方法进行草场改良和轮流放牧，可我们这里还在开山取石往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垒“石头长城”！

我跟那些牧民讲，暂且不讲我们这种劳动与生产方式今

后应否改进，今天只问：为什么一定要在大年初一开山取石？

没等群众回答，洪戈尔同志插言道：

“大年初一采下的石头，必是格外值钱！”

群众哄然大笑起来。

洪戈尔却严肃地说：

“乡亲们，你们大家应该马上下山回家过年去！”

顿时，群众沉寂下来，好象都摸不透这是真话，还是开玩笑？其中有一个可能是作业组长，跨前几步说：

“我们这个突击队由旗委副书记亲自挂帅，明天——大年初一还要开门红呢！”

一位飘着银须的长者喊了起来：

“洪戈尔‘达日嘎’发话了，你怕啥？咱们下山去吧！我三个小孙子还等我回去过团圆年呢！”

“那……旗委副书记……”作业组长有些为难。

洪戈尔同志说：“乡亲们辛苦了一年，应当回家过个团圆年。旗委副书记嘛，我去找他。修草库伦是不是一定要垒‘石头长城’，过完年再跟大家商量，反正山上的石头也跑不了，你们还是先回去跟家人过个欢乐的春节吧！”

一听这话，群众高兴得都跳了起来！有的青年捷足先登，喊着“回家过年去罗”往山下跑，找自己的乘马去了。我看见那位作业组长，走在紧后头，但他毕竟还是跟大家一同下山去了。

洪戈尔望着他们走远了的背影，对我说：

“这一瓢冷水我是泼出去了，走吧，咱们找那位旗委副书记‘请罪’去！”

旗委副书记的开山取石指挥部，设在附近一个山坡上。我们开着车，坑坑洼洼，拐弯抹角，好不容易才赶到那里。

旗委副书记原来是我在部队时的老战友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洪戈尔同志的老部下。他叫哈吐^②，听这名字你就会知道当年他在战场上是一位勇士。我这位老战友，棉衣外面套着一身沾满油污的工作服，正在跟一个小电工拉线安装高音喇叭，显然是在为大年初一开门红的鼓动工作作准备。我看见他两鬓霜白，风尘仆仆的模样，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自然多是敬佩，但此外仿佛还有点别的感情，那或许是怜悯吧！

当他转过身来，忽然发现洪戈尔和我站在他面前时，他惊奇得连句问候的话，都忘记说了。

“我还以为哪一个‘革命小将’会出新点子。叫老百姓大年初一上山取石闹开门红，没想到原来是你呀！”

乍一听，洪戈尔的话褒贬难分，旗委副书记只是憨厚地笑了笑，没作声。

洪戈尔同志走过去，把右手搭在他的肩上，既亲切又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哈吐啊！你这个高音喇叭就不要安了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可能会生我的气……”

^② 哈吐：蒙语：硬汉子之意